

小

光
林
取

銀僧
題



中華民國十一月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著作兼

程善之

發行者

印刷者

江南印刷廠

總經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口望平街江南書局

序

予嘗謂作小說難於筆記。以筆記根據事實。而小說憑空結撰也。乃今之所謂小說家者。反是。識得幾個俗字。看得幾本盲詞。便貿貿然援筆作小說。文學非所長也。地理非所知也。掌故非所悉也。方言非所習也。年不滿二十。足不出百里。目未經名山大川。耳未聞人情世故。僅僅以小兒女之見解。衍爲村詞俚語。美其名曰言情小說。嗚呼。其真能言情耶。試一究其內容。則自一痴男一怨女。外無他人也。一花園一香閨。外無他處也。一年屆破瓜一芳齡二八。外無他時代也。一携手花前一並肩月下。無他節候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二部。二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至數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讀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說爲何物。或曰茶餘酒後之消遣品而已。嗚呼。補救人心。啓發知識之巨任。非所資於小說也。嗚呼。噫嘻。然則世何必有小說。又何必重小說家。小說家三季。在今幾成爲通稱矣。報紙之廣告曰。某甲小說大家也。書肆之傳單曰。某乙

小說大家也。然則予嘗讀其小說。鮮卒卷者。舍是以求。間或幸得一冊。情文兼至。足以當小說之稱而無愧。則其作者雖非廣告所矜揚。世俗所竊賞。予必歡喜贊歎。愛之重之。以爲鳳毛麟角也。去年冬。予輯游戲雜誌。徵求名著。程君善之。慨以所著懣因筆記見寄。博聞殫述。議論風生。而於盛衰興亡之故。尤俯仰嗟歎。三致意焉。蓋程君者。懷抱非常之才。鬱鬱不得志。乃本其生平所閱歷名山大川人情世故。一一托于文章。激昂慷慨。褒貶懲勸。以抒寫其胸中蘊積之氣。而補救人心。啟發知識之功。亦于是乎收焉。是豈尋常所謂小說家者所能望其功業哉。予乃歎筆記之可貴。十百倍于膚淺浮薄之小說。而猶惜程君之不作小說也。今年夏。程君之門人徐伯陶君欣然告予。謂程君舊著短篇小說數十首。爲門下乞得付鉛行世矣。予聞之喜曰。美哉此舉。第不知所謂小說家者。讀之當何如。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三日鍾根王晦甫識。

小說叢刊

兒時

著者生三十三年矣。回憶兒童之日。笑談遊戲。如在眼簾。三十三年中。旅行於外者。至遠之期。未嘗逾三月也。吾之幼時。性至愚拙。有時興會所至。忽作一聰明語。吾父吾母。輒爲破顏。今吾父棄養十六年矣。吾母亦既抱孫矣。而視吾猶童稚也。吾來滬上。早發。吾母猶未起。拏幃語吾。寒溫飢飽。刺刺不休。行及衢矣。猶使人追語。吾曰。汝在滬上。出門切記。毋忘携蓋。防夏日之烈。及暴風雨之侵也。此時情狀。與吾六歲時初入家塾之情狀。無以異也。因頓憶之。方吾生三四歲。吾母卽教余三字經。千家詩。千字文等。皆琅琅上口。一朝聞吾母言。自課無暇。將送之家塾中。繼聞家人言。塾中某先生嚴師也。好鞭撻。叱咤無不至。一字不悉。責手心。至十數。吾聞而記之一日。遊其窗外。聞先生叱聲。則大懼。始知世界果有此惡聲。以吾父吾母皆和藹相待。初未嘗作此聲也。吾入家塾之日。吾母左牽吾手。右爲吾挾書包。送至書房之門。外語吾曰。汝自入此。吾歸矣。日暮將見汝。吾聞言。淚眦熒熒。然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趑趄不能進退。以吾今日將至。傍晚始得見吾母。吾有生以來。未嘗離吾母。有如是。一日。

之久也。還顧吾母，竟決心歸矣。吾遂不得不入塾。既見先生，如吾母教叩拜畢，垂手端立。一傍惟低頭俯視吾，帶聞先生問我曰：汝來耶？方稍抬頭，不期與先生眼光一觸，覺先生眼光之威棱銳利，又爲生平所未見。則又念及平時所聞所見，復大懼先生，揭卷命讀。吾於諸書並已爲吾母所授，課讀之極熟，不意倉猝之間，爲懼心所奪，竟不能作一辭。先生曰：聞汝書熟，今爾爾耶？遂展卷授讀。余眼光旋轉，畏觸先生之眼光，乃蕩漾於書上。此時舌則從先生而心則依依吾母，親刀尺針，藩間矣。無何，先生命吾自讀。吾此時亦不知爲何書，但前此忘却之腔調，爲先生引動，即亦滔滔汨汨，不能自止。頃之而畢，先生命吾寫字。吾尚能寫，先生乃力爲吾把握寫字及半，吾頸背爲先生所壓，俯屈甚痛。先生之鼻息出入吾頸間，尤奇癢，然不敢言也。頃之忽隔座一學生爲吾救星，其人爲何？吾姪某是也。素聰穎而頗頑劣，是日乘間撲蠅，蠅飛集水壺上，更撲之，不期袖拂先生之水烟，袋烟袋遽倒，其中水激如唧筒直射先生之腰。先生驚起大怒，以夏楚痛挾之。且謂吾曰：慎之，此汝之榜樣也。寫訖復授生字，時則吾神已定，遂一一識得。放學歸行及門，先生復呼返，吾大駭，則以歸心過急，忘吾母戒，僅於先生前一揖，未於孔子位前二揖也。時則吾母方坐窗前爲吾緝履，吾一見急捧書。

包躍入就吾母懷中。吾母見吾立置其針線以手接書包曰：「謂爾暮來來何速也？匆促之際得無有漏乎？」吾聞言則面赤及耳，不知所答。疑頃間事，吾母已知之。吾雖幼頗有好勝心，殊不願吾母知。吾第一日之卽有失誤也。頃之吾母檢視書包畢，見無所遺失，則起取糖菓哺吾。且詔吾曰：「此後仍宜小心。如今日放學之際無遺失，無凌亂。凡包書大者居下，小者居上，角皺者墊於下角，平者壓於上。汝識之。」異日大用卽在此，不見汝父案上文牘高可隱身而一一排比不亂，若不如是安能治事耶？汝其識之。是夜吾母別置魚肉各一器啖吾，以爲成人之預賀也。吾於時喜懼交并而食，願不如平日之多。吾母知吾心事亦不強也。嗣是數日吾在塾中功課益習，且書絕熟，無所滯，惟以習字爲苦。一日先生方爲吾把筆，吾喉忽奇癢，力遏之倉猝不禁一咳，頭亦隨起遽觸先生鼻，鼻上玳瑁眼鏡墜案上幾裂。先生忍痛瞋目視吾，會客至未及窮究，自是吾覺先生嚴冷之氣，每日加甚。甚懼之思所以自遣，乃寄心於書中。如平日所聞人之初鼻子拖趙錢孫李，先生無米之類，每句輾轉比附增益之不期心思益滑口舌隨之一日無意中忽然誦及先生大怒不可解，遂舉扑痛扶此爲吾生平第一次之被體罰。此後先生待吾益厲，諸姪視吾稍長亦因欺吾。吾母聞之惟溫顏慰諭勿與

師忤絕不袒一言。吾於是時入則爲懷抱之驕子，出則爲無告之窮民。二者備嘗而吾之性情乃一變矣。嗣是數月，吾嗜好嬉戲之習慣，竟就範圍而面色漸白，食量漸減。書能背誦如流，顧不知作何解，且字多不能識，不能寫，但能叶章句之聲而已。吾母每夜間一考問，輒不能答，乃責吾塾中荒嬉，吾冤極但泣而已。數旬後，吾母亦似有悟，不復見責。惟夜輒鍼針，當爲吾講解。吾母講解，吾極願聽之。平時恐懼歡樂游戲競爭之念，至此皆忘。若全體皆爲和風暖日所蕩漾者，然余之資力實不能雙方并進。於是背誦之際未免不如程式，則又不免於先生之楚撻。頗欲勉力誦讀，顧每一展卷，吾母講解之語聲儼然耳傍。是又吾所至無可如何者也。方吾當左右爲難之際，忽然有從天而降之光明照耀吾身，使吾心神爲之豁然開朗者。此光明無他，卽吾父所携與俱來者也。是日吾方握管作字，甫引毫濡墨而父已立吾前，蓋自前此以來先生遂不復爲把握惟聽吾自書。吾一見父卽不暇顧先生之詰責投筆而起。吾父右握一長班竹烟管，左按吾肩，令仍坐作字。吾乃執筆，父略一審視，遂與先生寒溫數語而出。吾久之猶若覺有溫熱之手在吾肩，上心乃大樂迴顧先生亦似待吾異他日意者。吾父德風之所薰，卽是日吾放學早，一二刻吾歸則見父端坐，諸姪輩方環膝下。

見吾來亦和淚異他日爭引吾前吾父問近來共識若干字讀書至何處吾喜極而怯期期不能盡答夜吾父令背誦講解凡平日先生前吾所最不熟者至時皆通暢如流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吾母微語塾中功課事父曰勿多言小小喜怒不能禁此兒甯有用耶吾講已畢吾父復因吾所講而引伸之旁推曲證凡家庭遊戲笑啼喜懼之屬靡不推及吾聽父言乃知書之果有真味也明日自塾歸問吾母知父已行矣吾猶不信日暮父不來吾牽母衣淚下問母曰吾觀諸人皆在其父前獨吾父在揚而吾等居甯何耶吾母亦慘憺久之曰兒不知耶兒母側室也兒尙有嫡母在且汝父宦於揚以公事來能久留耶吾聞言俯而自思覺有特殊之感觸然不能言吾母以父留賜吾之墨壺與吾欲以止吾泣吾得墨壺不覺愈增悽戀抱之大哭不止吾母方以襟爲吾拭淚偷視吾母亦以袂障面矣自此激刺後經歷十餘日思念亦稍稍淡先生待吾雖不時加扑責而嚴冷落漠之狀態終令人難堪於是思得脫身之法身雖不能脫而心竟能脫此法之偶然發明亦在作字之時蓋讀書之時舌不能停而作字之時雖稍住手先生不及覺也方作字時注水於硯水滿乃見吾面漾於水中諦觀之毫髮畢露兩眸瑩然其中復有一我憶昨鄰家周兒來時其眸中亦有我在今此爲我

影何亦與彼同耶。憶周兒之足視吾爲短而極善跑跳。彼今安在耶。來矣。來矣。叩吾家後門矣。入菜園矣。菜園雙蝶方至彼前。乃屢撲不得。何耶。蝶至吾前矣。吾急撲之。方顧盼間。忽有聲自吾背後來。則大驚。頃間景物頓渺。蓋先生見吾如失神。特舉戒尺拍案以示警也。吾之心魂既出而爲先生拘回。乃努力作功課。然有時冥想其趣。則此念又起。嗣後此冥想之癖日甚。一日不招自來。略一注念。卽如置身他所。塾中功課每日只循例按規而已。半月以後。並此規例亦漸不及。先生扑責吾亦若知若不知者。久之雖在吾母前。亦復如是。初則吾母頗訓責。吾繼而再四詳察。亦懔懔不知所以。一日吾自塾歸。方閒坐。吾母顧吾面良久。忽詰曰。汝目光何呆定。乃爾耶。有何心事。其速見告。吾不能答。母又詰曰。汝在此何事。必有故。不然何以能閒坐不動。吾答曰。吾似在一處。吾母則大驚。頃之曰。汝在何處。耶。吾答曰。不定。曰。汝何以能往耶。曰。亦不知何法。但一隱約卽是欲歸。則仍在此耳。吾母曰。往何處。多耶。吾曰。不知。如吾在塾中時。一念及母親。則儼然膝下。吾母益驚。訝曰。汝若是耶。速改之。是名神遊。不然久且成症。汝往不得返矣。吾聞言則大駭。汗下始痛戒此。然猶時發。時止。吾無如。何以先生嘗譴吾。乃注意防之。于是精神少振。昔以冥想爲避責之方。今以防責爲杜想之。

計一時轆轤轉如此迄今思之殊可笑也是患稍除吾思想漸一讀書甫一歲半而詩經學庸皆竟矣一日讀未畢家中忽呼吾歸歸則殊無所事但見吾母與兄嫂蓋皆搶擾且有戚容吾母衣若不覺者再三問則答曰汝嫡母沒矣是日設靈成服吾亦不知所以但覺日睹衰絰賞杖之狀耳聞家人號咷之聲即亦淚下飯簋不止晝七以後吾母與兄嫂皆登舟詣揚吾未嘗履舟楫至是乃大樂竟日登觀首或伏蓬窗瞻眺值順風二日達揚吾父署中已有人待吾於岸畔自是吾平日依吾父膝下之理想乃酬吾心大慰見父面不覺喜極而泣也居運署一年吾讀書猛進極速四子皆盡矣吾父命補讀注疏是年吾父即致仕仍賃屋居揚州而吾於書中復遇一惡魔大所爲窘此魔爲誰卽尙書是也尙書辭句本詰屈聱牙而禹貢田賦尤令人善誤先生教讀復不明晰惟事夏楚吾頭日被擊數十手心數百竭吾力終無如何如是連數日一夕侍父母晚餐忽慮及明日功課不覺所食大吐幾盡吾父訝之疑吾或冒寒暑舉手執吾頭則覺磊磊者皆是牽視吾手皆青紫再四詰吾吾力恨先生乃盡情言之父亦不怒飯畢引吾手徐步庭中周迴數次始溫顏語吾展卷就燈下讀平時吾父晚餐罷輒出與客談今日乃不出惟朗聲讀書令吾和之吾父書聲至從容圓協

音節頓挫皆令人心悅神釋不覺口舌皆柔雖極平日艱難滯塞之句皆若有天籟可尋是夜自八下至十下讀罷而寢而吾書熟其半矣連數日書竟如流吾母恐損中氣力請能許凡三月尙書業竟乃已吾於是時年九歲趨庭之暇復稍聞對偶聲韻之學學塾課畢卽依父母爲生涯諸姪輩或邀同嬉戲輒不願往此蓋吾生平最得意之時代也方吾正當滿意之時而家中悲慘之運至矣吾三兄病肺癆不百日而卒三兄早年翰苑工書能文頗爲時人所稱譽既沒吾父以哀痛之故鬱鬱不自聊不甚問家事一切惟吾四五兩兄任之年餘哀稍殺乃教吾作八股文以自遣吾雖鈍在吾父前則頗穎悟頻爲吾父所誇贊然吾自此遂有好勝心在塾中數以氣凌年長諸生先生顧左祖之吾由是始惡先生蓋自三兄沒後吾父遂時時小病且以心事不佳乃不常出而吾與先生之隙成然先生亦有依賴吾者先生每作書院文恒以試帖爲苦專命吾代爲之吾乃自喜以爲四十之老師不如十齡之童子一旦先生以老子猶龍屬對吾應聲曰先生如達先生大恨無如何惟益楚撻而已一夕先生方作書院文吾潛捕草虫齧桑之屬數十縱之見光爭撲熒熒之燈竟夜覆者十數次文不能成先生亦不暇詰也如是惡作劇者屢吾父知之與吾母皆痛斥吾乃少止吾

兄與姪輩復時與吾競。吾性好強，終不爲下。吾父聞之一日，室中傍無他人，微戒吾曰：「爾毋然我老矣，恐不及爾之長也。」爾在我膝前之日短，豈可留遺憾，使異日受困難耶？吾聞言，不禁跪而抱父膝，以泣。吾母亦泣。吾父力牽吾起，復搖手令吾母勿爾。吾父出，吾母復舉前言演繹引伸至詳，且霑吾於是始於世情之厚薄利害稍有發見矣。未幾而吾二兄五兄四嫂相繼沒，吾年亦十二三，窺吾父亦不甚哀，哭惟神色不怡，不多食，不見客。終日靜坐，無言。飄蕭之白晝，日見憔悴。吾無如何，以吾父素尙整肅，不敢妄言。茲每日課能趨而歸，輒見吾父正坐，吾母傍坐，皆無言。視吾母面亦日見憂色。吾但垂手侍立，不移尺寸，不轉睛望吾父。迄眠乃已。如是者月餘一日，吾父偶迴顧見吾，仍如是則微笑曰：「癡兒，吾見父笑，喜不自禁，如百朋之賜。既而父曰：汝多望我，亦好將來恐有不得看也。吾聞言淚溢於眦，然不敢出聲。明日起將入塾，念父昨言乃不欲往，然竟不能得入塾坐定，忽念及此，則又涕泣。先生以爲吾怯，讀復痛責吾。吾無言默受之。然幸有此一撻，吾此移其心於怨毒而展卷之際，能讀書矣。自疊遭不幸，吾家計益中落，未幾而中日之戰起，我師連敗，謠傳日人且犯吳淞口，東南大震。吾父憂憤益甚，馬關議和條約宣布，載在報紙。吾父閱之，歎曰：「國亡矣，願余不及見也。」是

日赴某紳家午筵。升階而躡。既歸。遂大病。病時作時愈而足遂腫。弱不良於行。吾父平居常於溫和中。見嚴肅。雖喜怒不改常度。至此頓變。吾諸兄獨四兄在重。以家事不能時侍左右。一切起居皆吾母一人支持。婢僕甫前。即遭呵叱。吾母衣不解帶。晝夜不得息。吾力爲分任。吾母見吾夜不眠。輒叱責令就寢。吾就寢。雖酣熟。偶聞吾父聲。輒躍起。吾母力爲禁止。然吾習慣如此。初非有意也。明歲吾年十六矣。始從汪先生學。先生循循善誘。於吾感情尤篤。於是學業驟進。先生勸吾應學使者試。吾不欲。先生力爲父言。吾父雖病。遇外人來。仍清晰如平時。乃力斥吾令速往。吾母則以吾虞父病夜不成寐。欲令遠出以疎散之。亦促治裝。於是隨先生赴皖。凡三月。乃歸途中。無失意事。而家中吾父吾母之困難。曾不知也。當吾父之令吾去也。雖一時決心。久之覺眼前寂寞。輒不免思念。又以吾平日之行爲。與種種原因。遂疑吾未嘗真出。或爲人拘幽。陷害。積此心理。遂致結疑。爲信數與吾母以猜度者。言之。吾母以語多不倫。未敢應。父乃力爲窮詰。吾母略辯一二語。吾父遂疑吾母知而故閤。督責日甚。時盛怒之下。輒加叱逐。吾母屏息旁立。然當起坐轉臥之際。吾兄偶入侍扶持。已竟仍必呼吾母爲拂拭。乃安。吾兄時或語及吾已補弟子員。歸有期矣。父輒他顧不答。時至中夜侍者。

皆倦眠。呼之不應。獨吾母以手扶頭坐榻旁。吾父輒曰。汝苦矣。吾病若此。汝勿恨。終令汝得享此子之福。吾母掩泣應之。陰以書召吾書三發。皆當吾就試。先生不欲令吾擾。輒藏之。而好語慰吾。及歸在舟中。稍稍以告吾。大惶迫。莫知所措。及登岸入門。見吾父如故。心少安。吾父見吾來。初無言。手引吾坐。端視良久。問吾母曰。此汝何人。我何人也。母曰。兒子也。則大笑。不止。夜令吾讀。應試所爲文。臥聽之。畢復令讀。周而復始。如是數十疊。而吾父沉沉睡矣。我視父眠。既酣。乃敢側身向吾母。見母雖未病。而兩顴突出。日眶深陷。以吾新歸。不欲作頽喪語。乃徐問我道中往返事。語雖極低。而氣促促然。幾不能自振。吾一一應答。畢已夜分。乃就寢。吾父母皆得熟眠。曉起。聞侍者言。數月來所未有也。吾父疾自是少間。促爲吾娶。娶之日。吾家庭復起風潮。吾憤甚。納刀靴中。喜娠爲我脫靴刀墜。植立地上。長尺有咫。是日非我母持謙退力制我者。是刃殆將飲血矣。自是我號爲成人矣。兒時之境。遂盡於此。今回首曩時何等光景。乃成虛度耶。聊寫此爲紀念。不敢作一虛語。作一僞語。亦欲世之閱斯篇者。知家庭教育之力至偉且大也。

懊儂

畫樓一角。纔三四楹。而敝舊已甚。樓之四周。繞以修竹。竹外護以短籬。籬之前。則大道也行。人過大道。一迴首。則樓角隱約於修竹間。每日晨八點鐘。樓窗啓。輒有縞衣素袂。倚窗手針線。而作女紅者。同時則橐橐有聲。一十歲上下之小兒。衣履整潔。挾書包。蹣樓梯而下。出門西向。循大道去。午後六點鐘。則此活潑潑地之小兒。又自校中挾書包。奔躍而歸。小兒既入樓窗。應時閉矣。此將霽之殘陽。搖曳於修竹之杪。而竹中則簌簌有聲。母子方攜手散步。絮絮閒話也。此間鄰里僉識之曰。是爲沈氏母子。乃夫日本留學生歸來。將作大官者也。乃夫何人。乃夫浙人。亦世家子也。少而喪父。家道中落。沈氏之來歸也。年方十五。乃夫才十六耳。乃夫有叔。以孤姪難。以問家事。且聞女賢。故不避早婚。而爲行親迎之儀焉。來歸以後。夫婦甚睦。是年乃夫畢業於中學。中學既畢業。例升入高等專門。顧少年夫婦。難以割愛。沈氏則勸之曰。男子生而志四方。人生自立。當在少年。寧可以房閨之私自誤者。立促之行。乃夫以無款爲虞。沈氏則質簪珥。典衣具。以資之。行之前一夕。沈氏購魚肉蔬菽之屬。親入厨。手刀砧。料理之。調和醯醢。節宣鹹淡。既成。則捧以入。爲夫饌。行酒數行。力爲歡笑。以壯乃夫之志。明日汽笛一聲。乃夫出門。此樓中十五有餘之盈盈女士。遂長與針黹爲緣矣。乃夫此時猶

是天良具在之男子也。在省就學時，時念及愛妻，則照片也，平安箋也，寄物也，月必數數至。同學規知之，皆相與笑謔，以爲多情。沈氏家居，頻頻得此有情之雙鯉，心亦慰甚。特恨少未學文，不能手書作復耳。未幾而暑假屆，乃夫則又歸來，少年夫婦之久別重逢，其愛更可知也。未幾天上石麟竟作人間之種，夫婦於是更爲欣喜。名兒曰堅，字曰不磷。暑假期滿，再來入校。沈氏所以送夫者，如前蓋。夫家雖貧，母氏尙有中人之產，時與稍裕。周濟而沈氏之女紅，頗得針神之譽，爲外間所歡迎。故日用之資，尙不憂匱乏也。乃夫此去，則出外漸慣，音書之往來，簡於前月，輒一二封耳，已而愈簡。至一兩月一封。沈氏則以爲校中課冗，無暇及此也。長日於針黹而外，乳兒教語，以爲消遣。母家接之，亦以慮耽誤。女紅不時往其母知之。親來視女時，方冬月，見纖纖玉指，皸凍如野田之蘿蔔，則捧手泣曰：「可憐哉！我兒殘冬向盡，屈指校中年假之期屆矣。」沈氏則日日抱兒倚樓，遠望凡室內之陳設，皆一一布置如式。乃夫向日所用之筆、墨、紙、硯，與衣服玩好，皆陳設料理以待，而乃夫竟不來，且無書來。沈氏心中一方面盼望，非常一方面又自寬解，曰：「既無書至，卽屬必來，或者彼處風雪爲之阻耶？河冰爲之阻耶？」又一轉念，得毋病耶？心益忡忡，不已如是者一日、二日、三日，乃新年矣。新年一